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語文中心

20週年紀念特刊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語文中心

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語言傳聲，文章煥彩。
中外交流，遐邇超邁。
心嚮往之，近悅遠來。
廿載有成，騰譽四海。

校長 陳維昭



題

院長的話

彭鏡禧

「英語進修班」已經辦了 100 期了！

英語進修班正式成為本院語文中心的一個單位，如今屆滿二十週年，但是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顏元叔教授擔任本校外國語文學系主任的年代。當時，他為了推廣英語教育，首度打開了台大的大門，廣設聽說讀寫不同層級的各種班次，提供校內外人士進修。

本班因為口碑良好、成效卓著，即使面對今日英語教學的激烈競爭，仍舊能在報名第一天的一、二小時之內就額滿。這種傲人的成績，當然歸功於敬業負責的全體教師以及為數極少但不辭勞苦的全體職工。

今天大家感受到地球村時代來臨、社會國際化的壓力，各界都體認到學習英語的必要。回想起來，我們感佩顏教授當年推廣大眾進修英語之機會的遠見，也懷念他劍及履及的行事魄力。

展望將來，我們會秉持長期以來「教學第一」的信念，繼續師資、課程、教材、設備各方面的改善，以順應社會的進步、符合各界的期許、滿足學生的需求。謹以此與語文中心全體同仁共勉。

彭鏡禧

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



再啟新頁

語文中心成立二十週年暨英語進修班 100 期紀念

鄭毓瑜

二十年，可以讓一株幼苗長成大樹，可以讓襁褓的嬰兒出落成青春紅顏，也可以堅持一種理想而讓它綻放光熱。臺灣大學文學院於民國七十二年成立的語文中心，將在 2003 年走過二十個寒暑，我們期待在花木扶疏的語言大樓，和所有一路扶持、愛護語文中心的師生，共同祝賀它的第一個雙十喜慶。

文學院語文中心在陳維昭校長、彭鏡禧院長及陸教授震來、林前院長耀福、李前院長東華的支持下，一直以來獲得台大文學院中文系、外文系、日文系及語言所教師的充分支援，使得語言教學活動既有紮實的學術研究作為基礎，同時也引領學生進入豐富多采的東西文化領域。目前語言中心設有三個單位，分別是中國語文組、外國語文組及國際華語研習所，外國語文組提供國內人士英、日文進修課程，屬於臺灣大學推廣社會教育重要的一環，中語組及華語研習所提供外籍人士研習漢語的多重管道，既能促進漢學研究的發展，無形中也增強了臺灣與國際間的交誼。許多曾經在本中心研習華語的人士，現在分布於歐美具有影響力的政商學界，這些是歷年來語文中心全體同仁努力下所獲得的寶貴資產。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外國語文組開設的英語進修班，自 2003 年 9 月進入第一百期，每期報名依然是人潮洶湧的盛況，這是社會對於台大永遠的信任，也是文學院語文中心永遠的期許與責任。未來在眼前，讓我們邁向嶄新的一頁！



臺灣大學文學院語文中心主任

永續的二十年

周家蓓

文學院語文中心光光彩彩地走了她的第一個二十年，由昔日襁褓創建至今日光鑑照人，其中無數人的臺前奮力演出、臺後默默耕耘，創造了輝煌傲人的成績。

說起語文中心的中國語文組對本校國際學術交流之影響，更是主力大功臣。每年經由姐妹校交換而來的各國交換生及前來求取學位之正式入學的外國學生，多要仰賴中國語文組同仁細心的照顧及專業的教導，以高效率的成效提昇外籍學生在中文領域的聽、說、讀、寫能力。往往這些來校交換的外籍學生在本校的最深刻印象都留給了語文中心。

學習的過程是辛苦的，但學習的結果卻是甘醇甜美。當看著原本張口說中文卻不知所云的外籍學生，在回國前夕能即席暢所欲言之時，我不禁要深深的感謝本校文學院的語文中心，謝謝你們無怨地付出，謝謝你們對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的支持，更誠摯地祝福語言中心恆恆久久走向永續的二十年。



為語文中心英語進修班百期而寫

林耀福

民國七十三年成立的文學院語文中心，一轉眼之間已經進入第二十個年頭，而其骨幹的外語組英語進修班更已開辦了 100 期！這二十年裡頭，儘管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尤其是政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是當初成立語文中心的決策，卻愈發顯得深具卓見。二十年前大約也就是現在橫掃全球的所謂「全球化」現象開始趨於明朗的時候，而全球化的重要後果之一便是英語更進一步的普遍化、霸權化、全球化！到了今天，它已經普遍的成為非英語母語國家和地區的第二語言 (ESL)，而非僅是外語 (EFL)。所以我們現在的政府也因而制定了到 2008 年把英語變成官方或準官方語言的政策。

在這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語言中心當然也經歷了一些變革。個人曾經擔任過中心主任和外語組組長前後大約十年，就藉這個機會把我所知道的點點滴滴給大家做個報告，以紀念開班百期。

據我所知，當初文學院成立語文中心時，原本只要成立外語組——其實就是英語組，後來因為中文系的葉慶炳老師力陳中文的重要，所以就加入中語組，成為中語和外語兩組並存的語文中心。不過實際上中心的骨幹還是外語組，以招收一般社會人士（即英語進修班）和接受政府委託訓練中高級公教人員英語能力（即公教班）為主。中語組主要的功能在於幫助在台大的外國留學生提升中文能力。後來由於非台大所能為力的原因，外國留學生人數減少難以開班，因此中文組曾經「冬眠」一段時間，而且由於教師研究室不足，中語組的教室就變成了中文系的教師研究室。在我擔任文學院長兼語文中心主任的期間，中文系的周學武主任曾經提出計劃，重新活化中語組。我個人也十分贊同，但由於提出的經費過高，而且教室仍然被用做研究室，所以美意未能實現。一直要等到李東華院長任內，由蘇以文和黃宣範兩



位教授先後擔任中心主任時，在中文系的徐富昌教授熱心奔走下才終於達成。這也不過是三、四年前的事。

語文中心近二十年的歷史中，有許多值得書寫的變革，我只提一提三件跟我比較有關的事。

語文中心從成立之日起，慣例都由文學院院長兼任主任，但組長則不然，並非由中、外文兩系的主任兼任。譬如早期中語組都是由陳舜政教授擔任組長，而外語組則由陸震來教授主持，他們兩位都不是系主任。大約至 1986 年吧，當時我擔任外文系主任，因為排課上碰到很大的困難——譬如系裡的老師接受外語組組長的邀請到語文中心授課，造成系裡的正規課程找不到老師上課的情形——我為了人力調度上的事權統一，便向當時的朱炎院長建議由我兼任外語組組長。從此開啟了系主任兼組長的一頁。

第二件事則是外語組加入日文課程。在我擔任院長初期，文學院新增了日文系，所以也就順理成章的在外文組裡加上日文的課程。不過日文的市場需求不如英文，為了節省人力，只在公教班保留日文課程。

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初期，臺灣大專院校裡的學生運動澎湃洶湧，台大尤其如此。孫震校長有鑑於此，考慮到三十多年來免費使用台大空間的「史丹福中心」恐引起學生的杯葛，為了未雨綢繆，乃囑咐代表台大出席董事會的鄭恆雄教授議定新約。鄭教授攜回由「史丹福中心」董事會擬定的草約交予學校，當時我剛好接任文學院長職務，所以在陳維昭校長主持的行政會議上，便爭取由文學院處理這件事。文學院院務會議對於這件事的決議是這樣的：文學院樂見本校與「史丹福中心」繼續合作，惟希望收回該中心使用的空間供文學院使用，以紓解空間嚴重不足的困境。當時文學院的同學舉辦了大規模的夜宿校園抗議活動，抗議文學院空間的嚴重不足。對於同學們和同仁們正當有理的抗議活動，我個人完全支持，但也感到職責與壓力的重大。有感於職責的重大，我便依據院務會議的決議，約請當時「史丹福中心」的新任所長（中心的正式名稱為「美國各大學在華中文聯合研習所」，英文簡稱 IUP）凌志韞 (Vivian Ling) 教授，以鄭恆雄教授攜回的草約為參考，擬定新的契約，並幾經



周折終獲雙方簽字定案。這件事情在當時也因教育部吳京部長執意取消教育部給中心每年約八百萬的補助而引起多方的注意與評論，使事情更形複雜。我於 1996 和 1997 代表台大出席董事會時（梁欣榮教授同行），便與董事會的美國成員有直接而坦率的意見交換，堅持台大的立場與尊嚴。相關細節我來不及在此一一敘述，希望將來有機會做較完整的說明。

總而言之，一方面為了維持和「史丹福中心」的合作，一方面為了堅持台大的立場，「史丹福中心」收回由台大管理，改名為「臺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CLP)，隸屬於文學院語文中心，其「所長」由文學院長提請校長聘任之。這麼一來，文學院的語文中心便多了一個單位：「國際華語研習所」。雖然實際上 1996-97 年便這麼運作，但正式納入臺灣大學的組織章程要等到 1999 年 6 月的校務會議以後。那次校務會議乃是我院長任內的最後一次會議，而修訂語文中心章程的提案又是那最後一次會議的最後一個議案，在驚險中通過，所以我的印象特別深刻。語文中心的章程藉著增加了一個組的機會重新修訂，不再由院長和相關系主任擔任中心的主任和各組的組長。所以自李東華院長開始，院長不再兼語文中心主任，而由我開啟的系主任兼組長的做法也由此終結。這第三個變革，可以說是語文中心近二十年歷史中最大的改變。

值此開班百期的佳節，我衷心祝福語文中心——中語組、外語組、國際華語研習所——的下一個二十年更為輝煌燦爛，中心的所有同仁健康、快樂、萬事如意。

淡江大學英文系教授、前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前淡江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語文中心三年

黃宣範

語文中心轉眼之間已成立二十年，中心的外語組開班已進入 100 期。我有幸跟中心一起成長三年：在我剛接任中心主任時英語進修班大概剛開始 86 期；中文組在徐富昌組長領導下開始積極擴大對外招生，並與國際華語研習所開始規劃華語師資研習班。當時由梁欣榮老師主其事的華研所為謀求更大的財政獨立，也大力拓展招生管道，並逐漸恢復教師們在幾年前已轉型而短暫受挫的工作信心及待遇。因此在今年七月下旬我離開時我離開得很有信心。語文中心確實已經站得很穩，而且也累積了不錯的聲譽。中心各組的第一線工作人員及語文教師都是優秀負責的工作者。中心的聲譽就是每位工作者一點一滴日積月累的結果。來中心進修的學員我們是一個一個爭取進來，每個學員對我們也有很高的期待，而中心的教學目標就是要滿足這些期待。我想我們的確滿足了他們的期待。

過去三年，為因應各方面的需求。中心的各個單位招生的班次與類別逐年增加。外語組九月起為校內職員開設了英語進修班；中語組與華研所又合作開辦華語師資研習進階班及閩南語師資研習班等等。以中心現有的編制，在不犧牲我們的教學品質前提下，這些班次的總和大概也是工作人員所能負荷的上限了。因此除非擴大編制，而且擴大硬體設施，否則中心的發展的極限大概就是目前這個局面了。這一點校方應該有所理解。

但是我離開時還是有兩件事讓我無法完全釋懷。中心的工作同仁是一年一聘的約聘人員，享受的福利不如「編制」內的校內其他同仁。很遺憾的在任內我無法為她們改變這項事

實。此外，國際華語研究所的納編問題雖然在經費稽核委員會的敦促下，當時的主任秘書曾經開過二次協調會，但人事異動之後，問題的迫切性隨即消失，因此目前仍屬於懸而不決的狀態。我曾自喻官僚體系是個缺乏想像力的惰性組織。這兩件事可能永遠不是語文中心主任所能著力的憾事。

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所長、前臺大語文中心主任

語文中心 20 週年紀念

蘇以文

語文中心在 1999 年我接任時，由原來的中國語文組及外國語文組二組，擴充為三組，納入了原為史丹佛中心的國際華語研習所。我上任不到二週，就見識到了中心招生報名的盛況。每年一期的公教班，湧入了超過招收人數一倍以上的報名人數，辦公室的電話好幾天幾乎都沒有停過。所幸承辦業務的專員個個駕輕就熟，問題皆能迎刃而解。外語組如此，中語組及華語所亦然。那一年的語文中心，幸有當時任職的李欣穎組長，徐富昌組長及梁欣榮所長，業務蓬勃，蒸蒸日上。

印象深刻的是，那一年中心額外承辦了教育部所委託辦理的國小英語師資培訓班。這原是林耀福院長退休前所念茲再茲的，由於他的遠見，台大開始向國內之英語教學邁出了重要的一大步。中心雖然沒有接辦過類似的業務，但幸運的是台大及部份校外的專家學者，都願意共襄盛舉，同心協力，聯合授課，開了英語教學 team-teach 的新模式。教育部當年度的美國英語教育訪問學人也在語文中心的安排下，為外籍教師在臺灣英語教學所應扮演的角色，做了最佳的示範。我們獨樹一格的上課方式，甚至成了許多相關單位的借鏡。可以為台大的英語教學交出了一張亮麗的成績單，是我倍感欣慰的一件事。

欣聞語文中心第 100 期的英語進修班已在暑假中開課，心中感慨無限。長久以來，語文中心秉持著對語言教育的理念與堅持，兢兢業業，步步為營，方能維持小班之語言教學。再不食人間煙火，再沒有經濟觀念的人也曉得，班級人數增加，絕對可以降低開班的成本，但教學品質是中心不能被妥協的最後防線。我們慶幸可以秉持這樣的信念，甚至還增開了我們認為十分重要的文法課程。當時，我們對於這個看似枯燥的新課程是不是可以持續，其實也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數年後的今天，看見它仍能躋身於課程之列，真的很高興當初的想法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語言離不開文化的層面，看見今日中心逐漸加重了這方面的課程，心中深信她是在一條康莊大道上穩定的茁壯與成長。我在語文中心的時間雖然



只有短暫的 365 天，但這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卻是我生命中極為重要的一個轉捩點。深深感謝當年給予我諸多協助的長官及同僚，讓我在行政工作的磨練之中，於做人做事都有一番新的體認。僅以此文預祝語文中心平穩的邁入的第二個、第三個、第無數個二十年。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語言學研究所教授、前臺大語文中心主任

緬懷與祝福

高天恩

轉眼之間，文學院語文中心即將慶祝開辦 20 週年，外語組英語進修班也已完成第一百期的教學。外語組組長林素英教授幾番來電，要我也寫幾段慶賀的文字與同仁師生們共享，於是早已塵封卻永難忘記的回憶便紛至沓來……。但我發現，我所回憶的往事似乎都屬於語文中心的「史前史」：

那是一九七〇年代，那時我還是一個助教兼研究生，當時外文系主任顏元叔也還四十歲左右，霸氣十足，除了搞新批評、開創中外文學之外，也十分有遠見地創辦了英語進修班——聽、說、讀、寫兼顧，廣收大專程度之社會人士，把學術象牙塔和社會十字街頭結合了起來。如今已成台大文學院長的彭鏡禧、淡江外語學院院長宋美璿兩位教授、和我都曾不但參與招生之庶務，也分別教過一些英聽、閱讀課程。當時進修班是在新生大樓四、五樓上課，為什麼健忘的我，竟會記得清楚那麼多細節？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某一年，應該是一九七一年，從辦招生之時我便被一位女孩吸引住了，後來又發現她就在我的英聽班上。之後兩年，我們發展出一段開花卻未結果的感情。雖然由於一九七三年我赴美留學，加上種種挫折，使我跟她從此斷了線，但我永遠記得一九七〇年代初的英語進修班，也由於這段回憶，使我特別願意在留學歸來後繼續在進修班兼一點課。如今回憶起來，那已是另一幕了。場景換了，在視聽館。老闆也換了，是翩翩風度、口含煙斗的陸震來教授——他也是我大二時的老師。陸老師擔任視聽館館長，派我擔任教學組組長，同時也負責英語進修班的事務，還教過公教班的閱讀與寫作。記得那是一九八〇年代，當時我在視聽館的辦公室，桌子與林素英的「比鄰而居」，而那時的林助教今天也已一肩挑起語文中心外語組的擔子。

一九九〇年代由於個人曾兼任過視聽館及外文系主任，當然也就兼任進修班外語組長，曾多次參加公教班、進修班的開學式及結業式，也親身體會到廣大社會人士對英語聽、說、讀、寫年復一年的迫切需求，以及語文中心年復一年的成長茁壯。光陰荏苒，杜鵑花城幾度花開花謝。顏元叔、陸震來、林耀福教授等前輩都已退休。可喜的是，從顏元叔時代的草創期，經陸震來時代的強化，到林耀福時代的制度



化，如今的文學院語文中心不但上軌道，而且正在起飛，正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個人除了緬懷往事之外，更衷心祝福語文中心，尤其是英語進修班，前景無限，萬事吉祥。

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前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主任

賀 詞

宋美瑾

英語進修班和公教英語班是正規英語教育的「龍頭」——台大外文系——成功執行的兩項英語教學企業，提供社會大眾進修英語的管道，是國立大學最早與社區結合的個例之一。兩班都教授英語的聽、說、讀、寫四個技能，分組、分程度授課，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向社會大眾開放，後者則是政府公費，甄選於業務有需要，而且已有良好基礎的公務人員參加。猶記 1990 至 1993 年擔任系主任時，除了日間的系務之外，依慣例亦須兼任進修班和公教班的班主任，負責推動教學，因此常有機會接觸任課教師與學生。教師中外籍人士佔多數，學生中則甚多中年以上，我當時四十出頭，師生相看，頗覺有趣。學生們都是自動來學者，學習動機強烈，目標明確，老師們也願意傾囊相授。如此的互動模式如果能夠在正規的英語教育過程中成為常態，臺灣的英語教育又何患不成？

公教班入學競爭激烈，進修班亦不遑多讓，當年報名的盛況歷歷如在眼前。台大校內同仁常為順利入學而向外文系辦公室尋求「即時資訊」，以免誤了時候，進不了班。歲月匆匆，今年歡慶百期，有幸躬逢其盛，提筆為記過往點滴。謹祝兩班能夠日新又新，永續經營，造福社會。

淡江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前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主任

教英語：

一個自我淘汰、學習及成長的過程

周樹華

我於民國六十一年台大外文研究所碩士班畢業，聘為講師在外文系教授全校大一新生必修的『大一英文』（現在的外文領域的『英文』）及『英語聽講實習』（十年前已取消全校新生必修，現僅開三、四班選修），轉眼已教了三十年。七十三年擔任視聽館教學研究組組長，負責策劃開辦『英語進修班』及『公務人員英語進修班』，同時也教授『英語聽力訓練課』。長期教授語言課程，個人經歷了科技使用上不斷的自我淘汰，教學內容及方法上則是不斷自我學習、自我成長的過程。

科技自我淘汰過程：盤式帶 → 卡式帶 → 網路

三十多年前『英語聽講實習』課是在備有聽講設備的新生大樓四、五樓教室上課，用的

是盤式錄音機、錄音帶，功能僅限於播放教材及監聽學生的聽說練習 (listen and repeat)，學生的學習是被動的。七十一年視聽館大樓完工，所有的聽講教室也從新生大樓時期的盤式錄音機換成卡式錄音機，我學習使用新機種並研發新機器的各種教學功能。上課除了播放教材及監聽學生之外，也可將學生口語練習錄在學生座位的錄音機內，學生可自行操作錄音機反覆練習，增加了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同時視聽館也購買了豐富的視聽語言及文學教材，有卡式帶及唱片（多為文學名著），數量是全國之冠。為節省拷貝教材時間，視聽館也買了快速拷貝機。我選擇一些供學生練習聽力的片段，錄製成一卷六十分鐘的母帶，利用快速拷貝機拷貝給學生，如此學生每人一卷錄音帶，課後回家做逐字聽寫練習，增加聽力學習的效果。

八十六年我開始利用台大開發的非同步網路教學平台做為『英語聽力訓練』一課的輔助教學工具。我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學習如何上傳文字檔、圖像檔、聲音檔、影像檔，學習克服網路教學帶來的各種問題。我將聲音檔掛在教學網頁上，一下子就淘汰了拷貝錄音帶的工作。有了網路，原來的『英語聽講實習』課改成現在的『英語聽力與網路資源閱讀』，除了利用傳統的聽講教室上課之外，在網路上創造了一個多媒體 e-learning 教室，供學生課後練習。我比較這兩門課，忽然發現教學有了重大改變：

傳統『英語聽講實習』	網路『英語聽力與網路資源閱讀』
1. 課程內容：以課堂使用課本為主，學生僅能在課堂練習	1. 課程內容：除課堂使用課本外，網路上有多媒體教室，學生課後隨時上網練習
2. 教材：單一級數教材(中級或中高級程度)	2. 教材：級數有彈性(中級、中高級、高級)
3. 每週作業(長度約五分鐘)：逐字聽寫一篇	3. 每週作業(長度約二十分鐘)：a) 逐字聽寫一篇 b) 聽學術演講記筆記 c) 聽故事寫摘要
4. 須小班教學、依學生英語程度分班上課才有學習效果	4. 可大班教學、不分程度混班上課
5. 老師主導，學生多為被動的語言學習者	5. 學生主動學習，老師從旁輔導

從圖表中可看出網路輔助教學帶給傳統語言教學許多重要的突破：

1) 利用網路輔助教學學生接觸的聽力教材的量及質增多。2) 學習者不受時空環境的限制，可自由選擇學習的項目並掌控學習時間。也就是說，學生從傳統的被動學習者變成一個獨立、主動的參與者，擁有更多的自主性 (autonomy)。學生學習如何學英語 (learning how to learn English)，有更多空間去思考反省個人語言學習的問題，找出適合自己學習的方法。3)



老師每週批改作業，容易掌握每位學生學習成果，協助同學解決困難，師生互動機會增多。4) 從語言學習環境來看，網路輔助教學革新傳統語言教學必須要小班制 (15 人) 及程度分班的限制。5) 授課使用教材多元化，也更有彈性。台大英文課一向不按程度分班，每班人數至少 45 人以上。為遷就多數同學語言能力 (多為中級或

中高級程度)，在教材選擇及授課方式上造成很多限制，使用高級或接近母語人士程度的優級教材（Advanced and Proficiency Level）相當困難。網路提供學生自由個別學習的空間，故存放聲音檔的教材有相當大的彈性（中級至高級）；也可將許多相當艱深，僅供母語人士（受過高等教育、中產階級、專業人士）所聽的材料（如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 的節目）放在網頁上，挑戰並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學生所聽到的英語皆為常速（normal speed）、真實材料（authentic material/realistic English），及將來從事學術研究所需要的高級或優級程度之學院英語（academic English）。沒有非同步網路教學平台之前，這些是不可能做到的。

語言教學：自我學習成長的過程：

『英語聽講實習』使用的教學輔助工具是不斷的淘汰更新，但『大一英文』授課內容及教學觀念上卻使給我不斷的自我學習成長。三十多年前『大一英文』使用的課本是由顏元叔教授主編的《二十世紀讀本》，內容包羅萬象，目的是希望大一新生透過英語，了解西方重要思潮及文學名著。為講解文章內容，必須閱讀許多相關資料，個人知識增進不少。當時可供大學使用的英語教材極為缺乏，《二十世紀讀本》提升了學生的英語閱讀及理解力，挑戰老師的學識。

在英國修英國文學博士學位期間，我重新認識並思考教英語的一些問題。第一次和論文指導老師見面時，他可很客氣也有一點不好意思地問：「為何你說英語有美國口音？」我很訝異他的問題，我們在臺灣學英語不是應該有個美國腔才好嗎？當時只回答說很多英語老師都是美國人，他沒說話。事後發現很多英國人都問我同樣的問題，好像我說英語有美國腔是非常奇怪的事。我開始思考「口音」的問題，同時參加了許多英語教學研討會，觀摩英國老師的教學方式。我特別注意英國語言老師處理外國學生的口音問題，我發現他們的看法是：老師用自己的口音教學生，也就是說，在臺灣的英語老師就用臺灣口音教英語。老師的教學目標應是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能夠正確地使用英語，所以根本不應浪費時間要學生模仿美國人說話。我也觀察到歐洲人說英語都有自己的腔調，荷蘭人的英語說的最正確、流利、優雅，但都帶有濃厚的荷蘭口音。難怪美國先鋒報記者會自嘲幽默地說：「荷蘭人的狗，英語說的都比美國人好。」或許是我有意將自己的英語「去美國腔、去美國化」，三個月後，指導老師說：「你的英語現在聽起來順耳多了。」

這個經驗對我教英語有何關係？得到英國文學博士回國再教英語時，我開始注意「美國口音」對學生學習的影響。我問學生為何不願意大聲唸英語，答案都是因為自己發音不好，也就是說沒有美國

腔。原來說英語要有美國腔這個大錯特錯的觀念，引起這麼嚴重的焦慮，變成我們學不好英語的致命傷。老師不敢說英語因為沒有美國腔，學生批評老師的英語說的「土」，因為沒有電視上教英語人士的美國腔。我告訴學生學英語要學正



確的英語、不必有美國腔；字唸的正確、說的流利也不表示有美國腔。當學生從美國腔的迷思解脫出來，我發現學生對自己的英語有了信心，進步飛快。

留學英國使我有機會深入了解英國文化及語言，近十年來上課使用教材多為原裝進口的牛津及劍橋大學出版社編輯的英語課本。牛津編的課本如 *New Headway English Course* (2001) 及 *English File* (2002)，內容多元化，材料多取自英國報章雜誌及文學作品，討論當今爭議性議題，刺激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同時達到使用英語溝通的目的。透過這些專家編寫的課本，我深深體會到語言學習與文化、文學的密切關係。另外，這些課本都備有詳細的教師手冊，幫助老師教學。多年來仔細閱讀並遵照手冊指示授課，無形中了解到語言教學的趨勢，也學到最新的教學方法。

新課本及新科技更新了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也使我意識到語言老師角色的改變。老師不再是傳統的權威人士，更不是恐怖份子以分數強迫學生學習。目前標榜的溝通式教學，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方式，老師的職責是幫手，是朋友，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困難。而面對繁雜的網路資訊，老師是一個篩選者，依其專業知識篩選有價值的網站供學生閱讀。e 時代老師區分篩選資訊的責任遠重於課堂授課。

大學老師須在學者與教師 (scholar-teacher) 兩種身分中取得平衡，然而學術研究的壓力往往無法使老師從教書中獲得樂趣。我很幸運，在教授語言課程中，每年使用新課本、探索新科技與新方法，面對許多新挑戰，但也充分享受教英語的快樂。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Vestiges of an Unwritten Language Center Memoir

梁欣榮 Yanwing Leung

*Sometime English teacher and former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at the Language Center*

My rendezvous with the Language Center dated back to the 20th-century when I was an adjunct instructor teaching composition courses in the the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My involvement was primarily with the English extension (now called the English Division) which offered short-term evening courses for those who were eager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or who needed a better TOEFL score to leave Taiwan for good. I was then assigned a couple of reading and writing courses and by and large enjoyed interacting with my students, some of whom were considerably older than I. It was a somewhat gratifying experience in those days when I was pushing thirty, and was the only experience I could boast on my resume. As I recall, Professor Susan Chou (周樹華) headed the English extension program then. She was in all aspects one of the most efficient directors, full of commonsense and entirely personable. The program attracted a mixed clientele including aspiring civil servants and junior managers from private corporations who needed to demonstrate better English for promotion. The largest cohort was, of course, comprised of college students. Classes were taught in the Audio-visual Center building. The annex to the LTTC, which now functions as the 'Centcom' of the evening language programs, just wasn't built yet.

The teaching there had obviously boosted my English proficiency, so much so that I left Taiwan

with a pretty good TOEFL score in 1981. It would be more than a decade before I came back with a slightly more attractive resume. Once again, the English Division program beckoned me. For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t kept some of my weekday evenings fully occupied, but it was a burden of love, despite the meager honorarium. I was especially delighted to get to know the lovely staff of the Language Center. At least two of them, 黃怡萱 and 初麗荃, were among old acquaintances.

In 1994, I was appointed NTU liaison for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ogram (the EAP program) on campus. The program hosted about 20 UC students each year. The students shared a spartan but nevertheless functional lounge on the second floor of the Language Center building and took their Chinese classes at the world-famous Stanford Center upstairs.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this group of English speaking guests in the same building, I sometimes received requests from the first floor office at the eleventh hour for urgent teaching assignments due to an AWOL situation. But these UC students were basically a bunch of undergraduate kids, and each time this happened I had to supervise the teaching myself. I was told that over the years I became the unofficial recruiter of English teachers (temps especially) for the program, even after I have released myself from the teaching to spend time with my daughter, who sometimes accompanied me to the Language Center in the evenings for a bicycle ride.

In 1997, the Americans left the Stanford Center and opened up shop in Beijing. The Stanford Center became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ICLP) and I was made the first director of it. The program occupied the third and fourth floors of the Language Center building and up until 1997 had bee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Americans and had had virtually nothing to do with NTU. It was one of those historic “annual rent: ONE dollar” legends that were the by-products of extenuating diplomatic circumstances. During my brief tenure as ICLP director I became acquainted with the staff and the teachers there and was overwhelmed by their expertise and dedicated service which together have won them international fame. Despite the hardship associated with the initial



transition of power and the drawn-out process of integration into the NTU bureaucracy, ICLP managed to not just survive but thrive. When I assumed responsibility in 1997 there were 27 students. By the time I stepped down as director in 2001, there were over 60 students, each happily handing over as much as thirteen-thousand US dollars for a year's world-class instruction in Chinese. It was nothing short of a Herculean effort that a small select group of experienced teachers and a self-motivated secretary 楊小姐 alone were able to recruit prospective students to sustain the operation against all odds, without as much as a single dollar funneled from the university.

Meanwhile, I was still officially the NTU liaison for the EAP program. So now I had two separate pools of talents waiting in line to fill last-minute orders for temp teachers and occasionally more permanent positions from the English Division program downstairs. I was becoming more useful and, naturally, for my selfless effort I was handsomely rewarded with annual mooncakes and invited to the English Division's pizza parties.

For a while my ICLP appointment inadvertently put me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the head of the Chinese Division on the second floor, since both the Division and ICLP offer quality Chinese programs to foreigners—at vastly different costs. Professor 徐富昌,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Chinese Division, was an erudite gentleman scholar and an exceptionally competent administrator who single-handedly revived the university's Chinese program for exchanged students. Under his supervision, the Chinese Division grew to a respectable size and won universal recommendation from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I was glad that we were soon able to put aside our differences and have since become very good friends.

A year after I stepped down from ICLP, I passed the EAP baton to my colleague. Both programs were looking up quite a bit before the SARS scare, and both ICLP and the Chinese Division were gearing up for a heavy enrollment for the Fall of 2003. EAP, too, was about to send the largest cohort under a new agreement with NTU, which would have included a dozen Cal State students. But the little unassuming coronary virus that managed to jump species surprised everyone. Panic-stricken foreign administrators began to hesitate before sending students over. The EAP program was put on hold at the last minute. Because of its exclusive clientele, which translated into ICLP's only source of revenue, ICLP was especially susceptible to global health alerts. Even the English Division, which was customarily blessed with an oversupply of English learners from nearby communities, had to put off the program for several weeks. Now that the crisis is finally over (let's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the two Chinese programs at the Language Center should breathe freely again.

In hindsight, I must admit that serving in an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amidst a huge bureaucracy does not necessarily preclude spiritual rewards. I made quite a number of friends at ICLP and have remained on very good terms with the Center's past and present administrators. Both ICLP teachers and EAP students have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inspired me to write poetry. I remember some years ago, during the heated provincial government election, I was invited by several California students to join them for a walk to the shopping district east of town after a farewell banquet. It was starting to drizzle and everyone was pretty relaxed when, out of nowhere, a column of campaign pickups rumbled along with their bullhorns at full blast. Campaign slogans and jingles filled the air; everyone was disgusted. "Don't just gripe, Professor Leung. Write a poem," said one EAP girl jokingly, knowing that I had a penchant for Chinese poetry. And to her surprise, I later did:

傳園曲罷宴西樓 燈火城東夜未休
一覺平山堂下夢 十年公館雨中秋
愁看世亂爭功狗 長厭官多笑沐猴
臺北我曾觀氣象 南天誰與濯清流

I don't envy Yeats, but if a Language Center job can "hurt you into poetry," it might just be worth all the trouble. My colleague Professor 林素英 will soon find out if that's true.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前臺大語文中心國際華語研習所所長

蓮花步步生

徐富昌

今年是語文中心成立二十週年，回顧這二十年來，我與語文中心中國語文組竟有十幾年的淵源。我離開語文中心中語組已兩年了，但偶爾還會為了「華語文師資訓練班」的課程回到語文中心轉上一轉。每次回來，總像是李瓶兒「重遊舊家池館」一般，自是感慨萬千。想到我對中國語文組的感情，緬懷已往，自有頗不尋常的艱苦經過。

民國七十二（一九八三）年本校奉准成立語文中心，隸屬文學院，下設「中國語文」及「外國語文」兩組。地點座落在辛亥路側門現址的語文大樓內，而語文大樓是由三個單位所組成的，一是新奉准成立的文學院語文中心，一是由徐州路遷回的「財團法人語言訓練與測驗中心」，一是由七號館遷過來的「史丹佛中心」（語文中心國際華語研習所前身），可說是個「三合一」中心。「中國語文組」依據「臺灣大學文學院語文中心設置辦法」，於次年（七十三）年十月正式運作，辦理有關中外籍人士之中國語文訓練及研究事項。其相關事務由中國文學系支援（外國語文組相關事務則由外國文學系支援），時在中文系葉慶炳主任任上。

成立初期，只開設兩種華語班，即「外籍生國文輔導班」和「研究資料輔導班」，前者以國文程度未達相當標準之本校外籍生為對象，其模式與教務處主導的僑生輔導班類同；後者則以具備中級以上國語文能力之外籍人士為對象。第一任組長由中文系陳舜政先生擔任，秘書由沈冬先生擔任，第二年起至七十八年七月，則由本人接任秘書，負責業務運作。七十八年八月至八十年七月由林鶴宜先生接任秘書，八十年八月至八十五年七月間，續由本人復任秘書。八十一年七月陳舜政先生卸任組長後，組長改由中文系主任兼，八十二年八月至八十八年七月，歷任齊益壽、周學武、李偉泰諸教授。八十五年前後，中文系與外文系同時廢止僑外生之英文及國文輔導班。中國語文組業務亦因此而暫告中止，我亦辭兼秘書。

其後，全球正興起一股學習華語的熱潮，與本校簽有合作協議，或有意與本校進行合作之海外大學，紛紛表示希望選派學生來本校進修華語。再者，長年以來，一般外籍人士常至中文系探詢中國語文組招生情形，而教育部為鼓勵國內的對外華語教學，亦曾數度以公函敦促中國語文組擴大招生。因此，在八十七年之際，中文系李偉泰主任（兼組長）有意重新開設「外籍交換生華語研習班」，並先恢復部份華語課程，惟局面尚小。

八十八年六月，文學院「院務會議」基於國際文化交流之需求，促進華僑、華裔及外國人士對我國之認識，並為有志學習華語、方言及華語文師資之人士，提供完善良好的學習環

境，因此修訂「語文中心組織章程」，指示中國語文組對外開設各項華語課程，重新運作。時在五月之際，林耀福院長面邀我出任組長，我因情況未明，予以婉拒。七月初，續由中文系葉國良主任力邀，始勉出任。接任後，我依據新修設置辦法於八十八年十月起，向校方陸續報准並開辦各項對外華語課程，企圖在最蹇困的情境下興辦各項課程。

當時的招生對象為：1、與本校簽有合作協議之外國大學選派之交換學生（華語班）；2、一般外籍人士（華語班）；3、華僑、華裔（華語班）；4、有志研習華語方言之中外人士（方言班）；5、有志從事華語文教學之華人（華語文師資班）。普通華語課程每年分為春、夏、秋、冬四期，除夏季班每期八週外，春、秋、冬三期，皆為十二週的正規華語研習班。華語班課程包括「普通華語課程」與「專業進修課程」兩種，以一般華語課為主。一般華語班課程大致分初、中、高三大級，每一大級內再分若干級。訓練以聽、說、讀、寫並重，但依程度逐級調整比重；高級課程則加重閱讀和寫作訓練的比重，聽說訓練則在日常會話的基礎上，以用漢語進行講演、討論、談判、辯論、學術研究等，做為訓練主要內容，並依學生專業和興趣安排適當教材與課程活動。

我在每學期開課之初，會舉辦簡單的歡迎茶會，提供師生溝通、聯誼的機會；碰到傳統節慶日，亦偶會舉辦慶祝活動，以增進外籍人士對我國文化習俗的瞭解。有些老師也會搭配節慶，或配合課程內容，自行帶學生作相關的校外教學。譬如說，在端午前後，請學生品嚐粽子，帶香包，甚或參加龍舟競渡；在中秋前後，帶學生賞月，烤肉、吃月餅等。我亦企圖在華語課程之外，舉辦一些文化方面的研習，例如書法、國畫、國劇、華語電影欣賞等，讓學生對中華語文和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不過，礙於人力、財力及空間，這方面的執行，成效不如預期。猶記開辦之初，學生僅八、九人，支付教師薪資後，再無餘力支付任何費用，校外教學只能開拔到台北近郊的烏來，請朋友免費在我的山莊教授書法。至於師生同遊或烤肉的費用，也往往由我自掏腰包。

由於組務停擺多年，除空間不足外，亦乏華語教學之設備，重起爐灶，實非易易。更何況，整個中國語文組，有將無兵，除組長一人外，別無其他行政人員。職是之故，中文系葉國良主任義助我兩位兼任研究生助理，幫我兼理辦公室業務。由於資訊尚未普及，不少來報名人潮湧向系方，部份報名事宜只好委由系方唐鳳禎助教代理。大致說來，上半年各項辦公用具，多來自中文系；行政雜支，則由我個人墊付。其困窘可知。其後，幸得李東華院長及蘇以文主任的大力支持，行政支出暫由中心支付。由於人力和財力短絀，兩年中，我幾乎每天早上七點四十分即進入辦公室，下午五點半才離開，有時還得負責鎖門，扮演的正是「組長兼工友」的角色。這種淒楚和困頓，經過一年之後，開始有了轉機。在中心及研發會的協助下，第二年，學生人數劇增，秋季班竟達十四班（A班~N班），七十餘人之多。在人員和



設備增添之後，第一年盈餘竟達壹佰伍拾萬元之譜，第二年甚至累積盈餘上達二、三百萬元之多。至此，方有苦盡甘來之感。

事實上，我接手組務之初，面臨幾個難題：一是如何設計教學特色，二是如何強化師資陣容，三是解決空間和設備的不足，四是打開國際知名度，廣招學生。這些都亟需解決。

首先，在教學設計上，我訂定了一些近程、中程和遠程目標。籌劃期間，我走訪了國內幾個知名的華語教學機構，蒐集各項有關資料，從中學習並架構出自己的特色，設計出一些班別。並擬定「以學生為中心 (student-orientated)」的教學原則，希望在語言教學的課程中，學生說的比老師多，或者至少學生和老師說的一樣多。上課或以問答、句型操練的方式進行；或讓學生分組討論、辯論、表演、完成指定任務；或讓學生自己準備、自己當老師，教師只從旁指導等等。所幸此一模式，頗能為師生們所接納和採用。

其次，在師資陣容方面，當時現有師資僅三人，連支援教師亦只七、八人，陣容尚嫌薄弱。為了儲備師資，只好朝招考新進、有潛力的教師的途徑走。為了甄選新的老師，我商請陳舜政教授及吳咸宜、陳立元、周長楨、李明懿幾位好友幫我設計筆試和口試的甄試內容。記得第一次甄選時，參加「正式教師」甄選者，計三十二名；參加「儲備教師」甄選者，計九十五名。在嚴格的篩選下，僅錄取正式教師一名（鄭幸惠），儲備教師二名（朱嘉雯、林巧婷）。其後，我們一面用招考新血，一面也禮聘華語教學界資深而又有口碑的老師（如劉咪咪）加入。如此，師資陣容總算逐漸壯大。

其三，在空間和設備方面，我們是嚴重不足的。不過，外國語文組卻幫我解決了此一難題。由於外語組的英、日語課程多在夜間，我們的華語課程皆在白天，二者可以共享資源而互不影響。在外語組的配合和協助下，我們幾乎是共用外語組所有的設備。這對我們的發展而言，是最具關鍵的。

其四，由於中國語文組過去的對外經驗並不足夠，為了打開海外知名度，我開始設計中英文網站，以便與海外連結；也虧本校在海外名氣頗大，在短短半年左右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申請入學者，亦與日俱增。

兩年中，我們就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之下，勉力開出花果來。

茲值語文中心成立二十週年，拉雜的記述了中國語文組的起伏，也交待了我在中國語文組所經歷和感受的點點滴滴。說來慚愧，這個擔子本來不是我要挑的，但在趨避無著之下，只好擔荷。我是個生性篤鈍、愚魯不慧的人，兩年任上，我帶著「傻子做傻事」的心境，尚



幸竟把中國語文組帶向穩定發展的局面。兩年中，我得到來自週遭師長友朋的支持和鼓勵，強化了我的擔荷力和承受力，也才能使我好好的把擔子挑到卸任。這之間，諸如李東華院長、蘇以文主任對我的支持和信任；葉國良主任對我的義助和鼓勵；陳舜政老師對我的指導和關懷；組內同仁王淑美、劉咪咪、李明懿幾位老師對我的協助和扶持，都是我前進的力量。外國語文組的麗荃、怡萱、端珺、婉容和老陳，時常在我們人力不足之際，伸出援手，更讓我感懷在心，莫敢或忘。此外，國際華語研習所的摯友梁欣榮兄及周長楨、吳咸宜、陳立元、范美媛諸好友，也給了我很多溫厚的情誼和諒解，使我超越和化解了許多困頓。我的老師曾永義教授在《人間愉快》一書中提到：要有「愉快的人生」，就必須具備三種能力，達成一種圓滿。三種能力是：擔荷、化解、觀賞；一種圓滿是：相攜並舉，蓮花步步生。兩年任上，我深深體會了這種人間的「愉快」。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前臺大語文中心中國語文組組長

回顧與前瞻

陳凌霞

關於外國語文之學習，我國古代大賢孟子有一段很精闢的言論；孟子問宋國大夫：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宋國大夫自然答道：

「使楚人傳之。」

孟子更進一步申說：

「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按：有些人的說法，莊、嶽乃齊國都首善之區]，雖日撻而求其楚，矣不可得矣。」



也許是看到孟子的這番議論，美國的一些中文教育工作者於四十年前便在台大設立了一個 Inter-university Program (簡稱「史丹福中心」)，把他們在美名校的高材生派到臺灣來學習中文，而把一切教學工作委諸在台的華人。四十年來，我們的這個研習所先後已訓練出不少能基本上掌握中文的歐美人才，現今他們都各自活躍於商界、政界、學術界。

前面說過，此一研習所起初是由美國人士創立，臺灣只是盡地主之誼，給予各種方便，但史丹福中心畢竟是一個外國人辦的中文學校。不過，自民國八十六年起，座落在台大的這個中文研習所已改由中國人自辦。這有點像過去中國的通商港口之海關業務由英美人手中轉到國人手中。我們的正式名稱也改為「國際華語研習所」。也就在民國八十六年那一年，這個所正式隸屬於台大文學院語文中心之下。自從國人自辦以來，雖經歷過不少風雨駭浪，但依然存活下來；儘管目前在財務上仍有令人擔心顧慮之處，但我們在教導國外高級研究人員的工作，在質與量方面絲毫沒有衰頹之勢。

屆此台大文學院語文中心成立二十周年之際，深切地期望今天以及日後的中心負責人及相關主管能重視本所的特殊功能，且在各方面予以大力協助。最後，我們祝禱語文中心的事業蒸蒸日上！

臺大語文中心國際華語研習所所長

As the Story Goes...

李欣穎 Sherry Li

The thing about being a latecomer to a venerable institution is that you get to hear a lot of stories. Ask a simple question—like “How many kinds of classes do we have?”—and people bring you back to a time when the world was young (because I was young) and the territory was yet the frontier of our campus (Gong-guan was then my base camp). Which is wonderful, since you expect to do work but you end up being entertained. Yes, and there are lessons to be learned: wisdoms of the past, customs to respect, pitfalls to avoid, and the general know-how of all administrators.



Then there are the anecdotes, of former teachers who wrote from their native lands and dropped in when they revisited Taipei; of talented teachers who took up acting, singing and writing careers; of adventurous teachers who came back after globetrotting; of ambitious teachers who reappeared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popular teachers who attracted a faithful following; also of those faithful students, who registered term after term, until they'd taken most available classes at least once; of diligent students who commuted from Keelung and Taoyuan; of first-time students who stood in line in the early morning to secure a place in our classroom — in short, of the people who made the Language Center the diverse and energetic place that it is.

Also there are the news and the gossips, of new trends and new competi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of the economy's impact on registration; of measures to cope with the SARS situation; of advances made to our handsome receptionist;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throng flitting in and out of the office, the teachers' room and the classrooms as the lights grow brighter and the excitement grows louder after nightfall.

After four years on the job (Coordinator, 1999-2003), I sometimes overheard myself figuring as a passing note when stories etc. were told.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a minor episode in the twenty years of the Center's successful operation. But it doesn't compare to the even greater pleasure of having made the acquaintance of so many wonderful people, both through storytelling and through the stories.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前臺大語文中心外語組組長

If It Weren't for the NTUCC, I Wouldn't Be a Teacher Today

吳敏嘉 Michelle Wu

It was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nguage Center that I first started teaching. It was the summer of 1988, and I had just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Professor Yao-fu Lin was the director, and I remember being so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that I didn't think twice before saying yes. I remember the dread that flooded me from head to toe when reality sank in. I was only 22 years old, and apart from a few tutoring jobs here and there, what did I know about teaching? And I had the nerve to accept a teaching position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first class assigned to me was Practical English. It was a new class, and with no precedent to follow, I had to develop the curriculum and decide on everything on my own—ranging from what to teach, which textbook to use and how to teach. That can be fun but also very unnerving, especially for a novice teacher. The students were all older than me. That was very unnerving too. I learned how to teach by teaching, and the students were my teachers. The students were very demanding, because they all held jobs during the day, and had sacrificed precious time that they could have spent with their loved ones by coming to class in the evenings. I did my best to teach them, and they reciprocated by demonstrating their enthusiasm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It turned out to be a



wonderful summer, and I fell in love with teaching.

For the next ten years I continued to teach at the NTU Language Center, and even worked as a coordinator for two years. In the span of ten years, I attended graduate school, worked as a reporter at the Voice of Free China, started teaching part-time at the Dep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got married, started teaching full-time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became a mother, and launched a freelance career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 . . I led a very busy life, yet still managed to "report" to the Language Center at least once a week, because I so enjoyed teaching the evening classes.

Why so? Because it was at the Language Center that I came to love teaching. Because the Language Center with its friendly and helpful staff felt like home to me. Because the students that it attracted were so eager to learn. I felt really appreciated at the Language Center. More often than not, I felt exuberance instead of fatigue after teaching a three-hour session.

The best things about the NTU Language Center are its staff and its students. The staff give teachers a lot of freedom to do their own thing, provided the major guidelines and rules are observed. The students com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their motivation to learn is unparalleled. I continued to teach at the Language Center even when I was teaching fulltime at Fu Jen University in Xinjuang City (this was before the MRT, and I had to commute for two to three hours) because I felt I needed the "boost" that came from teaching the students at the Language Center. Almost all the students become friends, and at my wedding, I had to reserve four tables for my Language Center students.

I would not have entered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f it weren't for my incredible experience at the NTU Language Center. As the Language Center celebrates its twentieth birthday, I want to thank Professor Yaofu Lin for his trust in me fifteen years ago. I am sure the Language Center will continue to thrive as it brings togethe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midst tons of goodwill. Happy Birthday NTULC!

My Beloved NTU Language Center

湯麗明 May Tang Li-ming

I love the Language Center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 love it in countless ways. Let me enumerate some of them.

I love the brisk walk to the Center from the NTU main gate. It releases my adrenalin and keeps me cheery and radiant.

I also love coming through the small back gate at Hsin-hai Rd. First of all, being in that area gives me the privilege of picking and choosing foods of the best value. Then I love the ordeal of crossing the four-lane Hsin-hai Rd. Racing against the four blinking green lights and beating them makes me feel I've not enjoyed my good meal in vain.

I love the experience of working alongside the staff at the Center. They're the behind-the-scene heroes that keep the Center thriving; they're the angels that keep the Center warm and welcoming. Lynne, who transferred to LTTC next door but is still very much missed here, was a pioneer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enter. She's brilliantly competent in administrative work, and was a linchpin of the Center. Even though a person's professional side may often eclipse his or her other finer and more personal qualities, Lynne's other merits such as patience and resourcefulness betray themselves in the maternal role she jealously guarded. The following incident has been etched in my mem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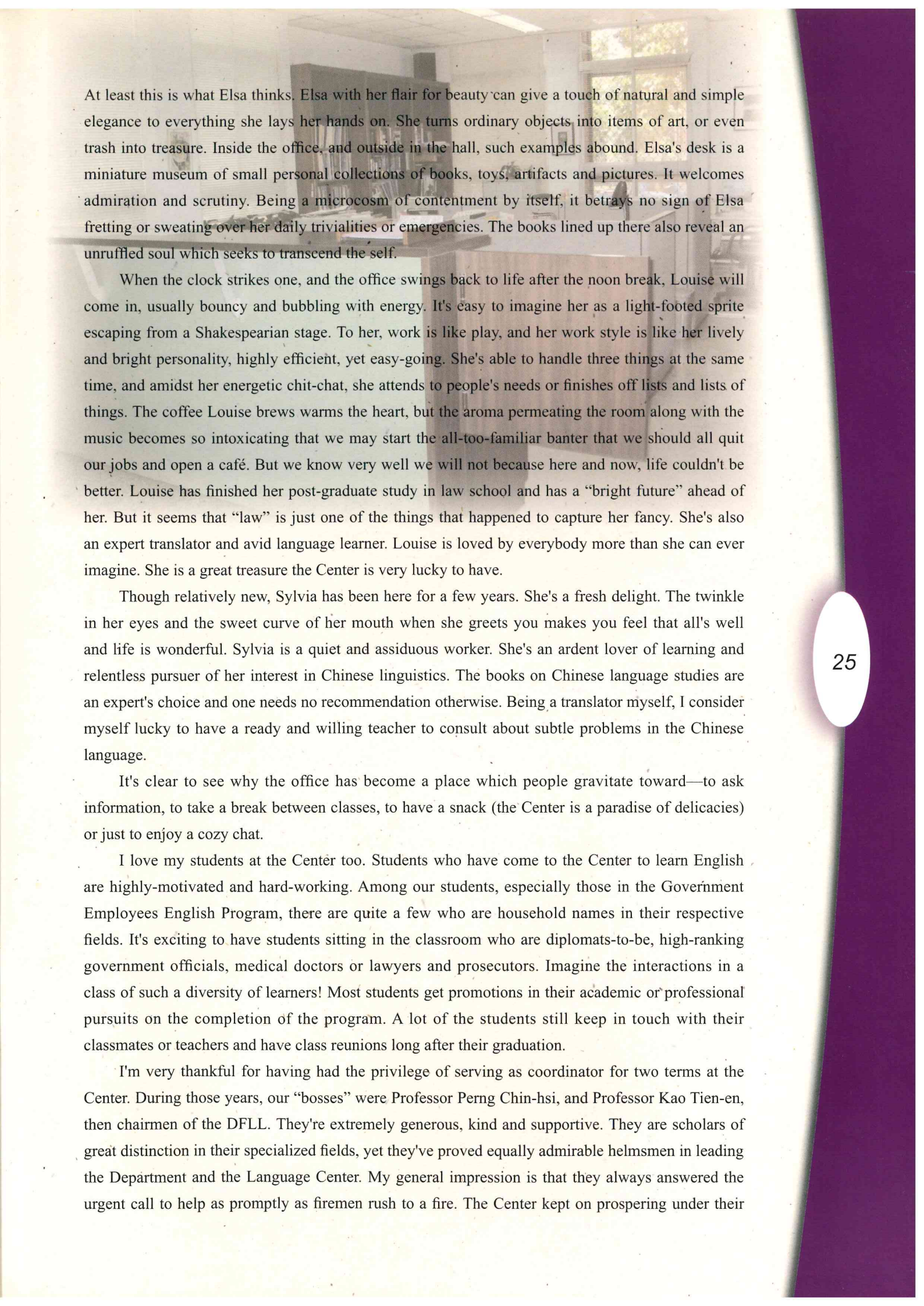
It was a little before 8:00 a.m. on a Wednesday. I went into the office to get ready for my Freshman English class. Lynne was already there with her younger boy Wai Wai (whom I began to adore even before his birth and whose relationship with me would deepen with days to come during that period). There was no "Tang Laoshi hao" from the boy as usual. He was sobbing miserably, furiously refusing to be consoled, coaxed, bribed or persuaded. As it turned out, he was struggling with his mom not to go to the nursery, an experience still new to him. Lynne always respects her children's feelings, and knowing Wai Wai as a reasonably obedient child, I knew Lynne would somehow be on top of the situation. I uttered some empathizing words to the boy. The bell started to ring and I had to go, but I hated to leave them like this. Suddenly Lynne said, "Tang Laoshi is going to class. Tang Lao-shi is teaching at Taida. Would you like to sit in her class some day?" The boy turned his tear-stained face at me, and I gave him a knowing look, as if in conspiracy. He nodded his head, though not too sure of himself. Lynne grabbed this moment. "If so, you must go to school

now. If you go to school, Tang Laoshi will let you sit in her class. Is that right, Tang Laoshi?" she said.

The problem was solved. The boy was taken to school and Lynne came back to work on time. The incident cheered up my Wednesday that always started too early. I was thankful that my unwitting presence that day should become a solution to a problem.

An office is not just a work place.





At least this is what Elsa thinks. Elsa with her flair for beauty can give a touch of natural and simple elegance to everything she lays her hands on. She turns ordinary objects into items of art, or even trash into treasure. Inside the office, and outside in the hall, such examples abound. Elsa's desk is a miniature museum of small personal collections of books, toys, artifacts and pictures. It welcomes admiration and scrutiny. Being a microcosm of contentment by itself, it betrays no sign of Elsa fretting or sweating over her daily trivialities or emergencies. The books lined up there also reveal an unruffled soul which seeks to transcend the self.

When the clock strikes one, and the office swings back to life after the noon break, Louise will come in, usually bouncy and bubbling with energy. It's easy to imagine her as a light-footed sprite escaping from a Shakespearian stage. To her, work is like play, and her work style is like her lively and bright personality, highly efficient, yet easy-going. She's able to handle three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and amidst her energetic chit-chat, she attends to people's needs or finishes off lists and lists of things. The coffee Louise brews warms the heart, but the aroma permeating the room along with the music becomes so intoxicating that we may start the all-too-familiar banter that we should all quit our jobs and open a café. But we know very well we will not because here and now, life couldn't be better. Louise has finished her post-graduate study in law school and has a "bright future" ahead of her. But it seems that "law" is jus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capture her fancy. She's also an expert translator and avid language learner. Louise is loved by everybody more than she can ever imagine. She is a great treasure the Center is very lucky to have.

Though relatively new, Sylvia has been here for a few years. She's a fresh delight. The twinkle in her eyes and the sweet curve of her mouth when she greets you makes you feel that all's well and life is wonderful. Sylvia is a quiet and assiduous worker. She's an ardent lover of learning and relentless pursuer of her interest in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books on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are an expert's choice and one needs no recommendation otherwise. Being a translator myself, I consider myself lucky to have a ready and willing teacher to consult about subtle problem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t's clear to see why the office has become a place which people gravitate toward—to ask information, to take a break between classes, to have a snack (the Center is a paradise of delicacies) or just to enjoy a cozy chat.

I love my students at the Center too. Students who have come to the Center to learn English are highly-motivated and hard-working. Among our students,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Government Employees English Program, there are quite a few who are household name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It's exciting to have students sitting in the classroom who are diplomats-to-be, high-ran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medical doctors or lawyers and prosecutors. Imagine the interactions in a class of such a diversity of learners! Most students get promotions in their academic or professional pursuits 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 A lot of the students still keep in touch with their classmates or teachers and have class reunions long after their graduation.

I'm very thankful for having had the privilege of serving as coordinator for two terms at the Center. During those years, our "bosses" were Professor Perng Chin-hsi, and Professor Kao Tien-en, then chairmen of the DFLL. They're extremely generous, kind and supportive. They are scholars of great distinction in their specialized fields, yet they've proved equally admirable helmsmen in leading the Department and the Language Center. My general impression is that they always answered the urgent call to help as promptly as firemen rush to a fire. The Center kept on prospering under their

leadership. At the semester-end there were always sumptuous banquets for everybody at the Center, including the work students. They were cozy and unforgettable occasions.

These are but a few of the many aspects I love about the Language Center. If I had to recount everything, there wouldn't be enough time and space. Therefore, as the Center is celebrating its 100th term and 20th anniversary, I should bid it a hearty "Happy Birthday!" and I will say a loud "Thank you" to those who have contributed their share in making this occasion a reality.

中原大學應用外語系專任講師、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兼任講師

台大語文中心：影響一生的學習經驗

奚永慧

台大語文中心在我學習英文的歷程上是個重要的經驗。我曾是本中心英語進修班第九期的學員，短短數週課程，卻讓我突破了英語會話能力的瓶頸，也對我日後學習英文的態度產生重大影響。

我當時被分在會話聽力綜合班第六級，會話老師是來自美國威斯康新州的 Mr. Jim Sucup。他第一堂課就告訴我們，能當我們的老師，並非因為他比較聰明優秀，而是他有幸生在美國，「莫名其妙」地就學會了通行世界的英文；所以他說我們不必覺得他會講英文就很偉大，也不要因為英文不夠好而感到心虛抱歉。他提醒我們，學外語時無法流利很正常，文法有錯也是天經地義，更是學習的捷徑（因為可以對症下藥），因此千萬別不好意思開口練習。接著他還和我們打賭他的中文程度一定比我們的英文程度差，大家也都還在學習，所以誰也別笑誰，誰也別怕被誰笑。最後，他要求我們把握機會盡量「利用」他，在未來數週之中努力把英文學好。

那時 Sucup 老師住廈門街，我們兩三個同學課後會和他一起走路回家，邊走邊聊，趁機多練英語，而他也很樂意讓我們「利用」。有時其他同學先離開，就只我跟老師兩人。二十幾分鐘的路程，總不能老說些像 *It's a nice day today.* 這種言不及義的寒暄；只得逼著自己努力用英語表達見聞或看法，為此我還時常事先準備腹稿。但這是很好的練習，雖然一開始頗覺吃力，但後來漸漸就不覺得有口難言了。我的英語會話能力因此有了重大突破：從僅能寒暄淺談，晉級到可以陳述意見看法，逐漸能夠以英語進行有意義的談話。

還記得當時我們因為所知的字彙和句型有限，常常要用很多字才能表達想說的話；Sucup 老師會很耐心地聽完，然後說：*I see. You mean*，接著用簡單幾個字，或是一個更簡短的說法，就清楚表達同樣的意思。這種互動讓我深切體認到英文的靈活多變，用漂亮的英文和不漂亮的英文，一樣能達到溝通的目的；只不過英文程度的高下，常常就在能否運用簡潔、精確、優美、生動的詞彙和句法來傳情達意。

後來老師介紹我們和他的夫人認識。師母是香港人，在美國留學時遇到老師，相戀結婚。老師告訴我們，師母有美國會計師執照，賺的錢比他多很多，學歷也比他高，然而老師不但不覺得這有損男性自尊，反而很以他傑出的妻子為榮。當時我們不知道老師是否真的毫不介意師母的優勢，也不確定這算不算是文化差異，只覺得美國人「果然」思想開放先進，讓大家額外上了一課。

還有一次老師私下告訴我，師母曾在美國接受大學、研究所的高等教育，多年生活下來，日常口語和一般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沒有兩樣，但只要提筆寫英文，就會露出破綻，比不上同樣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語人士。這原本沒什麼大不了，但卻讓我體認到英文寫作的難以精通駕馭，

也漸漸對英文寫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講得好不稀奇，寫得好才算厲害。」成為我學習英文的座右銘之一。

當年在進修班上課的情況，事隔多年，許多已不復記憶。不過我很清楚地記得有一次中心現在的外國語文組組長林素英教授（當時還是助教）到班上來代英聽課，領著我們看錄影帶。只不過說來慚愧，如今關於那堂課，除了林教授寫在黑板上的 *swine* 這個字外，就僅記得下課後幾位男學員齊聲讚嘆「台大的助教真是又聰明又漂亮！」，口水差點沒流一地。此外，當時我的聽力在全班應是數一數二，因為每次老師帶活動或規定作業我都有聽懂，也都能和老師對答，下課後同學們還常會跑來問我老師剛剛到底說了什麼。可是期末聽力測驗考完，我的分數竟是全班最低，對我打擊不小。我忍不住問坐我旁邊一位就讀台北醫學院的女生，她真的都聽懂測驗內容嗎？她回答大部分都聽不懂，但她是考試高手，還是有辦法依據線索猜到正確答案。這個寶貴經驗告訴我：測驗成績不見得能反映真正的程度。從此我不會僅僅因為考試分數不理想而懷疑自己的實力。

還有一事令我印象深刻。當時班上有位學員正在準備 GRE 考試。有一次他和 Sucup 老師對話時用了一個 GRE 考試範圍的字彙，我在一旁沒聽懂那個字，不過老師也沒聽懂，請那位同學重複了兩次，老師還是不懂。後來知道那是 GRE 字彙後，老師才恍然大悟，然後解釋道，有不少 GRE 的字彙對美國平民百姓而言，一樣是艱澀冷僻的生字，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使用，所以這種字如果出現在平常會話中，很可能會讓聽者不知所云；再不然就會因前後文不相稱，讓人覺得突兀，甚至以為說話者有心賣弄。

老實說，當時我們有點懷疑老師在硬拗找下台階。但如今我知道英文的字彙超過一百萬個字，就算我們把整本大學用英英字典背起來，也只不過學會十萬字左右，還有九十萬個字不認識。更何況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語人士，也不可能認識字典裡所有的字，更別說把整本字典背起來。所以無論母語是不是英文，閱聽英文時碰到生字都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如何處理這些生字。也因此我常常告訴學生，背單字時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反正一輩子也背不完，而且有些字就算背起來也不見得用得到，時間久了照樣忘記。不如放鬆心情，背單字時根據自己的需求，用正確的方法盡量背，背多少算多少。

回首來時路，我很慶幸當初選擇了台大語文中心進修班作為精進英文的第一步。之後我進入台大外文系就讀，在修得學士、碩士學位後，曾經懷著反哺報恩的心情回到中心帶過幾期進修班的課，和學生相處非常愉快（至少我很愉快）。可惜後來因正職和博士班學業兩忙，未能繼續教課。今天欣逢中心二十週年慶，遙想當年，頗感白雲蒼狗，真是歲月匆匆，毫不停駐。Sucup 老師回美國後就逐漸失去連絡，倒是前陣子竟在街頭巧遇一位同樣失聯已久的進修班同學。當年她甫自哲學系畢業，也剛和論及婚嫁的男友分手，對未來正感茫然徬徨，我們還曾彼此誠心勉勵。如今她事業穩定，早已為人母。而二十年來，中心也早已站穩腳步，桃李滿天下。我除了感激當年進修班的師長和工作人員外，惟願當初班上每位同學都已經找到自己頭頂的一片天；也祝福中心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每一位學員，都能因中心的教學滋養，而在語文學習的路上百尺竿頭，不斷進步。

台大語文中心，生日快樂。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Happy 20th Anniversary to NTU Language Center

Congratulations to the Language Center's 20th anniversar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t's been an honor to work with an excellent group of people like Director Huang, Sheery Li as our coordinator, the office staff like Elsa Huang, Louise, Sylvia, Amber, Eleanor, Jeff and Mook Joong as

well as the excellent students and teachers.

I have fond memories teaching at NTU Language Center for a "happy" 17 years. Time really flies! It's always been my favorite place and with a lot of feeling. Best wishes again and of keeping the tradition of truly being the best place of all English programs in Taiwan!

Sincerely,

Allison Jung
Allison Jung

臺大語文中心外語組現任教師



Melting Pot

I have been part of the NTU Language Center for well over 2 years. And in my time here I have pleasantly encountered students of all ages and backgrounds—the country boy who just recently moved to the "Big City"; the PhD student-to-be who yearns of studying abroad in America to fulfill a life-long dream; and the city-slicker who simply wants a new way of meeting people that hold the same interests. However, for whatever reason these students congregate, there is one common bond that all of them share — English. Only through their passion and willingness to learn English (and the Center's hard work and excellence in providing the best atmosphere for doing so), can such an amicable and 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be achie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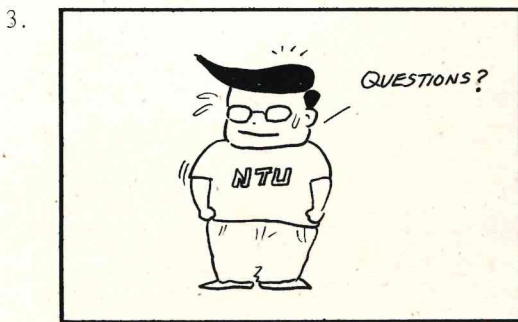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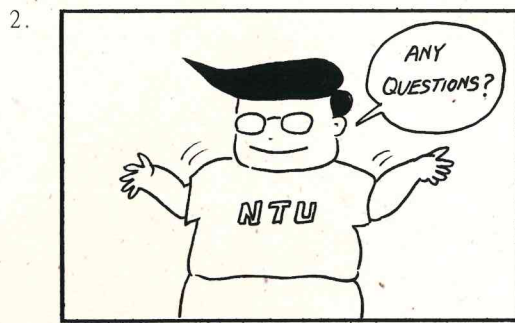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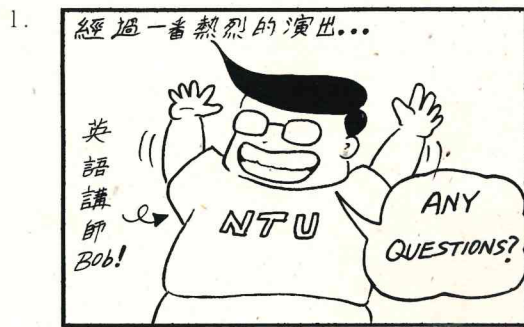
I, for one, consider myself fortunate to have been part of this great academic institution. And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the Language Center will continue to flourish for another twenty years.

Yours truly,

John Lin

臺大語文中心外語組現任教師

"Silence" Is Gold



RW

Rick Wang

臺大語文中心外語組現任教師

陽光笑聲

初麗荃

今早開車經過明水路，車窗外枝葉婆娑，樹影、光影交互閃爍，天好高、好藍，好一個風光明媚的季節，突然我想到在台大語文中心的日子……

能夠到「台大語文中心」上班是讓我爸爸歡喜的事情，他總認為女孩子在學校上班是最理想的出路了，當然我最要感激的是陸震來老師，他幫我成全了爸爸的願望；第一次他帶我到辦公室，迎向我的是一張健康明朗的盈盈笑臉、充滿音符歡樂的悅耳聲“Hi, 麗荃！”一條璀璨的陽光大道在我眼前展開，真的！無數的歡樂時光伴著青春年少，當時我以為我們會永遠在一起工作，人生合該如此美好。

「人生無常」— 林耀福老師總愛說這句話，說過之後他仍如往常一般忙碌著，世界也一如往常運轉，時間，就這樣流過，「英語進修班」已經 100 期了！曾經以為是遙不可及的事，竟然彈指間來到眼前，100 期了！流淌的是 20 年的歲月啊！

開心的是昔日的師長、同事仍然常常得以相見。民國 68 年受教於彭鏡禧老師，曾經作為他的學生、屬下，24 年後的今日除了他的頭頂散發更多智慧的光之外，風采依舊、神采奕奕，一如第一堂課見到他時的模樣。難忘周樹華老師日夜出沒辦公室的身影，在在註解著

「集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樂也」。至今留在唇齒之間的回憶是在某年元宵節的晚上周老師扮演「快遞」的角色 -- 現炸湯圓親送至辦公室，一口口流出的湯汁是甜美的感動；至今，她仍以矯健的步伐展現出生命的活力，我聽到陽光下朗朗的笑聲。而林耀福老師千千總總的精闢見解，慷慨激昂的理想，高天恩老師總能以他一貫的幽默風趣劃下完美的句點，令人不禁莞爾。

喜歡過往的日子，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在我心裡，100 期的「英語進修班」依然年輕。

LTTC 出納科科長、前臺大語文中心外語組幹事

回首向來蕭瑟處

黃怡萱 Elsa

1985 年 10 月，我剛從夜間部畢業不久，就受到當時的視聽館暨語文中心主任陸震來教授的招募，進入語文中心工作。陸教授曾教過我英聽和新聞英語，風度翩翩像位英國紳士，但他的寡言及銳利的眼神很具威儀，當時工作人員只有麗荃和我，我們都很敬畏他。陸教授做事深思熟慮小心謹慎，我們跟他學習了許多。

那時英語進修班才剛開辦第十期，時光荏苒，現在已是第 100 期了！雖然我在 1988 年後，曾離開約兩年半，隨外子遊學西班牙、美國，但於 91 年又蒙當時的組長林耀福教授不棄，再度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所以算起來，我在中心已工作了十五個寒暑了！

這十五年來，英語進修班已從原本的每期十班（約 200 人），擴大到目前的三十班（約 600 人）。公教英語班也從兩班增加到六班。並且從 95 年起，加開公教日語班及一般日語班。四年前還曾為教育部培訓了兩期「國小英語師資」人才。今年則加開日語檢定考專修班及專為本校職員所開的英語班。因此本中心外語組一則利用大學資源為社會大眾（由每次報名盛況可見需求之殷，但囿於空間及品質考量，一年只能有約 3300 人次受惠）提供優良的外語學習環境，另則為日益緊縮的校務基金開創一筆收入，間接對文學院的發展提供不少幫助。尤其長期資助「中外文學」雜誌，也算是對學術研究的一點貢獻吧！

語文中心外語組的貢獻及現今的規模，恐怕不是當初開辦的前輩教授們所預設的。但因林耀福教授的遠見，在他四年前的院長任期內，重擬中心設置辦法，才確立了現今的制度，改善長久以來有點「妾身未明」的窘境。並使得各組業務更上軌道，順利開展。而林教授對中心工作人員的照顧與提攜，尤令我們衷心感念。

由於工作人員少（專任三人加上三個工讀生），辦公室裡大家情同一家人。原本以名字相稱，自從 94 年端珺（Louise）加入後，稱我和麗荃為「黃姊」、「初姊」，自此我和麗荃儼然成了大姊姊！我們常笑說，再過幾年，恐怕新進的人要叫我們阿姨了！三年前，麗荃被陸教授「挖角」，轉任「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出納科長。幸好仍在同一棟大樓上班，隨時見得到面。在我任職的這



十五年來，經歷了許多人事更動。同事們多半是因要出國深造或嫁得金龜婿而離職，這些年來也都有了很好的發展。就連曾在此工讀的學生，也幾乎都繼續深造或回僑居地找到挺好的工作。每次得到他們的消息或他們來訪都令我感到很欣慰。

今年另一件大事是任職十幾年的老工友陳先生退休了。我們為他辦了感人的餐會與茶會。想當年他的獨子結婚時，我們全都去喝了喜酒，如今他已有了兩個孫子。雖然退休了，他偶而還是會回來幫我們澆花呢！

當然，班務要辦得好，最重要的還是師資。近年來，進修班當期學員續讀的比例越來越高，這都要歸功於教師們的認真教學及歷任教學組長的努力護持。二十年來，外籍教師變動很大，唯一自我任職以來，一直未曾離開的就是 Allison，他終於在幾年前娶了本地人，落籍臺灣。除了他，也有數位教師持續在此任教多年，例如李利德、葉麗華、Ted、Tom、Roman、包括系裡的教授周樹華、梁欣榮、湯麗明等。外籍教師個人的發展常令我們有意外的驚喜，歷年來有嫁給周華健的 Constance；Ethan 回美攻讀數學，卻娶了在美認識的臺灣女孩，沒多久舉家回台，帶來可愛的好（郝）寶寶，目前又回美攻讀亞洲研究；美麗溫柔的 Lisa 成了廣告明星，近日又開始演電視劇了；Katherine 曾粉墨登場演舞台劇，現在赴澳洲深造，本國籍教師裡英文王子——張介英成了年代新聞主播，王敏偉則出版了三本書等……。另外有一些外籍教師離開之後，仍常與我們聯絡，造訪時常令我們驚喜：例如 Dominic、Jimmy、Singingagle、Alan、Megan 等，很令人懷念。

我們曾不只一次聽到老師們說很喜歡在中心教課，我們願意秉持一向的原則，尊重教師，給予一切必要的協助，並且努力改善軟硬體設備，以期讓教師及學生們有更好的教學及學習環境。

我個人在這十幾年中，也經歷了不少人生的淬鍊，兩次癌症病發，所幸都因早期發現，而很快痊癒。在治療期間很感謝同仁們的懇切支持，為我分擔了許多工作，讓我專心養病。尤其最近的兩年前發病，治療期之艱苦，實不足為外人道也。在那數月之中，若非黃宣範主任的關心與全然信任，加上端珺（Louise）、秀霞（Sylvia）的勉勵支持，實無法順利熬過。因此，如今每當工作業務繁重到幾乎要開始抱怨時，我都會提醒自己，要珍惜擁有，並且在工作上全力以赴。今年 SARS 肆虐期間，全部同仁輪流站崗為進出人員量體溫，共同擔負起護衛中心安全的責任，那種情境至今令我難忘。

中心在四年前確立編制，真正上軌道後，第一任主任蘇以文教授最為辛苦，承受的壓力最大，黃主任任內亦有一些風雨，但所幸都安然渡過，他和李欣穎組長都很寬宏大量、和藹可親，對我們工作的全然信任及支持，令我



們由衷感謝。

今年是第二十年，也正好是新舊主任、組長交接之秋，相信未來三年在鄭主任及林組長領導下，必能再創佳績，僅以此文作為我任職十五年的回顧與紀念，祝福語文中心業務日益開展、茁壯！

臺大語文中心外語組幹事

編後語

林素英

八月初接任語文中心外語組組長一職時，便由中心前主任黃宜範教授口中得知九月中旬開辦的「英語進修班」將是第一百期——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後復得知其實黃前主任與外語組李前組長欣穎兩位教授早在今年四、五月間，便提出為語文中心設立二十週年與進修班開辦第一百期出版一份紀念特刊的構想，並曾具函向過去對中心貢獻良多的師長、工作同仁，以及曾修習外語組課程的學員邀稿。惟或因眾人公私魚鹿之故，截至個人接任之時，僅有一篇學員提供的稿件。為確保此一具有紀念意義的特刊如期完成，經與鄭毓瑜主任商議後，遂決定另以電話或親自拜會方式個別邀稿。

於是八月初在外語組同仁再次寄發徵稿信函後，個人便逐一致電或走訪彭院長鏡禧、林耀福、高天恩、宋美璉、蘇以文、周樹華、李欣穎、梁欣榮、湯麗明、吳敏嘉、奚永慧等師長，以及初麗荃、黃怡萱等同仁。至於在暑期赴美的師長如黃前主任等則由組內同仁以電話邀稿，而陳校長的賀詞、中語組前組長徐富昌教授、國際華語研習所陳凌霞所長與國際學術交流中心周家蓓主任等則是由鄭主任親自邀稿。

依據個人的印象，通常在說明邀稿的原委後，諸位師長先進在應允賜稿之餘，多會娓娓道出語文中心外語組、中語組與國際華語研習所的發展與演變過程，於是乎一部由歷任主任、組長、授課老師與工作同仁拼貼而成的語文中心簡史，便自然浮現在腦海中。此外個人在反覆的邀稿與催稿的過程中，不僅增加與撰稿人聯絡感情的機會，更使我在外語組的工作方向部分得到許多啟發。上述這些因為編撰紀念特刊而獲得的額外回饋，對甫接任新職如我者而言，實為最珍貴的禮物。

這本紀念特刊的編纂，除蒙各方踴躍賜稿外，實有賴鄭主任毓瑜與外語組秀霞、怡萱、端珺等三位同仁的多方奔走與努力方得以完成。回顧個人早在二十多前即與語文中心前身——視聽館「英語進修班」、「公教英語班」結緣，如今有幸得以親自見證中心輝煌的成就，實感與有榮焉。也衷心期望這本意義深遠的紀念特刊，能夠替曾經為語文中心貢獻心力的師長先進與同仁們留下永恆的回憶；也期許語文中心能將既有的成就發揚光大，邁向更璀璨的未來。

臺大語文中心外語組組長

學 員 迎 響

我覺得我在NTU Language Center 學到很多過去沒學過的英文能力。以前在中學時，寫作文對我而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為我對文章的架構完全沒有概念，通常是紙筆拿來就寫，然後草草了事。可是在語文中心學一個多月後，我覺得寫作並不是一件難事。利用outlining, freewriting...等技巧，可以寫出一篇不錯的文章。

I think I make a lot of progress in English writing in NTU Language Center. I had no ideas how to write an essay before, because I had no concepts how to write a good essay. But now I have some ideas to write an essay by using outlines or freewritings. I don't see English writing as a hard work for me now. I'll practice more in the future to increase my ability.

—陳皇希David

2-month study at NTU Language Center gives me the great chance to keep in touch with English. I can learn English from listening, read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The good instruction provided here makes me feel more confident in English learning. Besides, I have found some ways to help myself to go on learning English independently. It's a great environment for English learning.

In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class provided by NTU Language Center, I learned a lot from my teacher. I not only improve my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 but also learn some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I met so many fluent English speakers in the class, and thank God that I met my English teacher.

—張德萱

她是我的--老師

上台大是我畢生的心願，當我收到台大錄取通知單時，我感到非常興奮，雖然我上的是公務人員英語進修班，我仍覺得十分快樂，於是我懷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踏進了椰林大道。台大--終於我來了，只是遲到了二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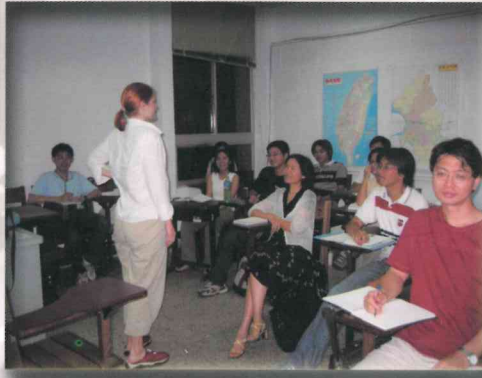
班上同學五六年級生居多，碩士、博士不乏其人，上課充滿挑戰性，尤其是speech課，我的老師，口齒清晰，博學多才；教學認真，她紅撲撲的臉上有一些純真，帶著可愛的表情，時序還未入冬卻經常穿著一件棉襖，同學們都猜她大概三十多歲，我心想：“這麼年輕，怎地如此怕冷，倒有點像是歐巴桑”。

有一天，她指正我的發音，一遍又一遍，偏偏我就是不對，很窘呢。“老師，真不好意思，因為是國中第一屆生，當時缺乏好老師，所以沒學好發音。”

“喔！是嗎？真巧！我也是國中第一屆呢。”，頓時全班哄堂大笑，原來她是我國中同學！

---在所有真相大白後，我更要努力講英文了，因為她也是我的--老師。

--王寶蓮Gail Wang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語文中心

地 址：台北市辛亥路二段170號

外國語文組電話：23675730

中國語文組電話：23628180 -222

國際華語研習所電話：23639123

網址：<http://ccsun57.cc.ntu.edu.tw/~ntulc/>